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

侍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
征東大將軍陽始塋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冨平府君始舉進士
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
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
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

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龎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

之及是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
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糾鹵簿公言孔子
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
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
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
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
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罷籍為鄆州徙并
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慼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

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

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闗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

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隂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還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軾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

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宫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

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

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

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
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
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
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
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
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

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
相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
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
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
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責
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兖國公
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兖王
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

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
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
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
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
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
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揚歸其兄璋散遣其家
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
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

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
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州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
改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
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
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持凌忽轉運使使不得
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
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
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於用

法疑有餘其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塟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塟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嬪明微妃不

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

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

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寳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

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
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
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陝
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
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
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强者為盜弱
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
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邪

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勑吏以公手藳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洶洶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

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内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

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趍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侍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

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語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吕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歳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廪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逺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陜西知涇州劉渙等謟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吴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

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

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熙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

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

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
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
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
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
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
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

赦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禄猶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

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

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適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

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

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廵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

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户外將出上命從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讻讻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户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

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可蕪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

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吴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趍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

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

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
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賔
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
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
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
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
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
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

調民為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獘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粮麨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熈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

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
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吴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
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
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
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
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
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
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
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若於下而上不知明主
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
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
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覬望
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

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御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徵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直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

欽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户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吕惠卿之

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

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宫市五方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悦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

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縻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户章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

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
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
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
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
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
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
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熈寧以前法
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

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

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慼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内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塟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郊陜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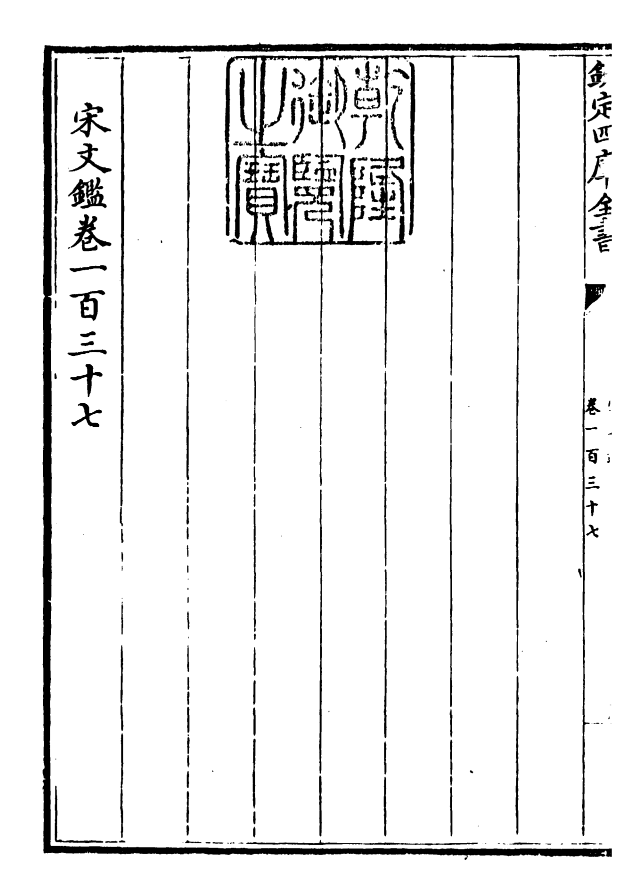
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
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
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
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
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
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章三卷
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説三卷注繫辭二卷注孝子道德
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

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

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

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録其大者為行狀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　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

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塋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

而所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

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

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此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

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田頗陂塘以溉𤛆夏塘堤大決計非萬一作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葢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

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

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首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葢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闘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

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

訴鄉隣為仇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

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
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
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
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
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
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
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

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

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
封駮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
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
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
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
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
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
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

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
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
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
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
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
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
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
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

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

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

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改

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

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患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

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

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廵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悦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㫖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

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逃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

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

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

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移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趍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

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

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紘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塟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跂

曽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為弟子勤篤好問先生

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温靖公因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為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為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岩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令新進後生援例徒

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温萬石明之為人淳靜簡易不為表襮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於書無不闚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廼其素所與

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
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隣因徒步造門
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
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
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賔而明之獨以白士羇旅
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
以是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别
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

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為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甞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亹亹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為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䝉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為文而我受其賜無是

也使者屢及明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為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於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亡

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為請其外祖母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莩之好官於鄭又嘗同僚盖知之詳熟於其來請謹敘次爵里伐閲及其學行大畧以告鄒子為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吴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

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賛九德伯陽恢至
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
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
我顯祖用膺推戴煜燿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
其業皇宋將啟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
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
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
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均鄭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
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
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
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秖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
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
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
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効
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

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
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
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夷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
捨景命不融大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
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
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大師追封吳王
命中使泣塋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
塟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

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
成闈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禖神俊茂識度淹通孝
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
惟王天骨秀頴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
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
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
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别雅
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

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絶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宫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廻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

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寛仁以濟嘉爾前哲釋兹後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啟室人心之謀卜云其吉龍章

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葢兮裶裶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賛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嫠居四十五年歲巳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葢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瑩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葢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社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

之賜錢三十萬使塋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
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為地法利坤
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
承昫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
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
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
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為兒時見我烈考治
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閏我母萬年君愛猶已

出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曰上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誡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即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為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

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己私為言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誡之深辭旨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士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惸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戲過此兮毋曷為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窔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盍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冨族將葬其先必慼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遠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

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禄而終考始娶頴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

剛厚而勤嗇能而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從之户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為富室剏其宿有𮊻者葢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殁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葢有年天聖八年適

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
君凡四娶室輙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
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
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塋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
葬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
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
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塋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
斯末代不然惑於塋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

伊徐氏子以時而塟順禮之執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略陜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冦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

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

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冡利焉既朝廷署故寛州為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奬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敵寨敵

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年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予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令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

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
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
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
衣物繒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
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獷之性久失
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
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
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

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髙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氷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

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戲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諠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僣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劵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

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馬緣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

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

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敭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貽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

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毁溪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

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

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

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

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

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于君復欲以賄汙君

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

内為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

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

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寛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産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涖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詁文雅純篤養

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

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冨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閒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即公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可稱者

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為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尚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為諸郡倡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鉤微擿隱悉得其良鶩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偪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

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
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
罷知政事君亦逡巡於仕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
省事廢卧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
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
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䘏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尚
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兹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弟

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縱尚節行事父母盡
孝養未甞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為樂
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當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
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整爲跋下司竹監非其好
也即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是良能美業
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
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叟早亡純仁謀歸塋
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巳銘

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君之才之賢宜有禄有年一命而盡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九